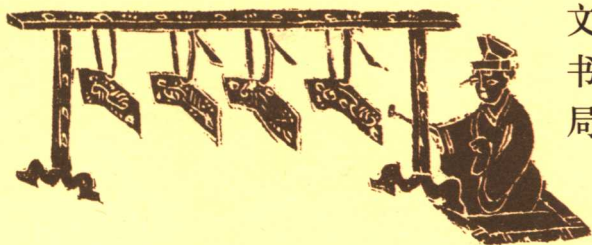


崇文学术文库

东晋刘昌宗音研究

范新幹 著

崇文书局



本书对东晋重要音注家刘昌宗等的一千多条音切作了逐条考辨，从历史语音学与断代语音学纵横交错的时空坐标上给刘音定位，从更开阔更深入的层次剖析了刘昌宗音为整个东晋音和整个六朝音乃至上古音的有关研究提供了翔实的依据，对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H113
F141



崇文学朮文库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

东晋刘昌宗音研究

范新幹 著



崇文书局

(鄂)新登字 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晋刘昌宗音研究/范新幹著. —武汉: 崇文书局, 2002

ISBN 7-5403-0520-7

I. 东… II. 范… III. 汉语—语音—研究—东晋时代 IV. H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7027 号

出版发行: 崇 文 书 局

(武汉市黄陂路 75 号 430077)

印 刷: 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 430074)

开 本: 850 × 1168 1/32

插 页: 2

印 张: 10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18.50 元

《崇文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顾问	章开沅	朱祖延	冯天瑜
主任	邱久钦		
副主任	王建辉	叶生刚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敏	王玉德	朱 英 向光忠
	杨合鸣	李晓明	吴天明 别道玉
	何晓明	张林川	张艳国 陈 锋
	周国林	赵世举	钟 年 郭康松

序

《东晋刘昌宗音研究》一书对东晋重要音注家刘昌宗的音系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这个选题很有意义，对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音韵研究史上，六朝时代是一个很特殊的阶段。一方面，其时反切大行，音韵锋起，给音韵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音切材料；另一方面，这些材料却又十分庞杂，而且大都散见于群籍的转引之中，加之，与《切韵》研究和上古音的研究相比，六朝音研究起步也要晚得多，有待填补的空白尚多，研究方法 with 理论指导也不能说已臻成熟、严密。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东晋音，筚路蓝缕，开拓不易。主要有两大困难：其一是音切材料的考辨涉及形音义和语法等多方面，既难且又颇费时间；其二是据音切归纳音系的工作纷繁复杂。作者在这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应对措施。首先是视音切考辨为整个研究的先决性工作，围绕“不被失其原貌的材料误导”、“不望文而生误解”的宗旨和宁缺毋滥的原则，参酌众说和己见，对刘昌宗等的一千多条音切作了逐条考辨，取材原则是审慎的。关于音切的归纳工作，一方面参酌前修时贤之说和己见，综合运用了比证、系联二法；与此同时，还联

2 东晋刘昌宗音研究

系内证、外证、音理和有关的背景知识进行了通盘考察，方法的运用是正确的，也是比较科学的。音切材料和音切的归纳是本书的立说基点和基本环节，这两个方面处理得当，就能保证音系归纳结论的正确性。这是本书写得成功的关键所在。音系的归纳如果分析不精，案断不准确，据以推论或与其他音系进行比较，就会建立在虚弱的基础之上。本书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把握得好，成功基础奠定了一半。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将分析出来的刘音与先秦音、东汉韵和六朝时代吕忱、徐邈、裴駰、邹诞生、陆德明等五家音一一加以比较，剖析异同，探索刘音跟它们的差别与联系，也就是说，从历史语音学与断代语音学的纵横交错的时空坐标上给刘音定位，从更开阔的更深入的层次去剖析刘昌宗音。这不仅加深了刘音研究的力度，同时也给整个东晋音和整个六朝音乃至上古音的有关研究提供了翔实的依据，全书的学术价值由此而得到进一步提高。

新幹的这本书，我在几年前即已读过初稿。经过几年的修订现在终于付梓了，甚为欣慰。六朝音研究是一个薄弱领域，需要引起重视和大力加强。《东晋刘昌宗音研究》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希望有更多和更好的同类著述问世，逐步把六朝音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李榕非

2002年6月

目 录

序	李格非	(1)
绪论		(1)
0.1 关于刘昌宗音切		(1)
0.2 方法和原则		(4)
0.3 余绪		(29)
第一章 刘昌宗音的声母系统		(30)
1.1 唇音之类		(30)
1.2 舌音之类		(36)
1.3 齿音之类		(40)
1.4 牙音之类		(49)
1.5 喉音之类		(54)
1.6 声母小结		(58)
第二章 刘昌宗音的韵母系统		(60)
2.1 东摄、江摄之类		(60)
2.2 止摄之类		(63)
2.3 遇摄、流摄之类		(69)
2.4 蟹摄之类		(76)
2.5 臻摄之类		(82)
2.6 山摄之类		(88)

2 东晋刘昌宗音研究

2.7 效摄之类	(95)
2.8 果摄、假摄之类	(98)
2.9 宕摄之类	(100)
2.10 梗摄、曾摄之类	(102)
2.11 深摄、咸摄之类	(108)
2.12 韵母小结	(112)
第三章 刘昌宗音的声调系统	(118)
3.1 刘音声调概述	(118)
3.2 刘音声调讨论	(120)
第四章 从上古音论刘昌宗音	(127)
4.1 刘昌宗音与先秦音的异同	(127)
4.1.1 声母的异同	(127)
4.1.2 韵母的异同	(130)
4.1.3 声调的异同	(147)
4.2 刘昌宗音韵母与东汉韵母的异同	(149)
第五章 从六朝音论刘昌宗音	(167)
5.1 从吕忱音论刘昌宗音	(167)
5.1.1 概述	(167)
5.1.2 吕忱音的声母	(168)
5.1.3 吕忱音的韵母	(180)
5.1.4 刘昌宗音与吕忱音的异同	(197)
5.2 从徐邈音论刘昌宗音	(201)
5.2.1 概述	(201)
5.2.2 刘昌宗音与徐邈音的异同	(202)
5.3 从裴骅音论刘昌宗音	(207)
5.3.1 概述	(207)

5.3.2 裴骃音的声母	(208)
5.3.3 裴骃音的韵母	(212)
5.3.4 刘昌宗音与裴骃音的异同	(216)
5.4 从邹诞生音论刘昌宗音	(217)
5.4.1 概述	(217)
5.4.2 邹诞生音的声母	(217)
5.4.3 邹诞生音的韵母	(221)
5.4.4 刘昌宗音与邹诞生音的异同	(225)
5.5 从陆德明音论刘昌宗音	(226)
5.5.1 概述	(227)
5.5.2 刘昌宗音与陆德明音的异同	(227)
第六章 为刘昌宗音定位	(234)
6.1 概述	(234)
6.2 简短的结论	(238)
第七章 刘昌宗音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中的 价值	(239)
7.1 在六朝音研究方面的价值	(239)
7.2 在上古音和中古音研究方面的价值	(243)
7.3 联系音韵学史上的有关问题看刘昌宗音 的价值	(244)
附录1:刘昌宗音切索引	(249)
附录2:略论西晋时代的浊上变去	(286)
附录3:轻唇音声母发端于刘宋时代考	(300)
附录4:参考文献	(308)
后记	(313)

绪 论

0.1 关于刘昌宗音切

0.1.1 古代汉语语音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要借重历史上的旧材料来进行。中外历史文献中，能反映古代汉语语音信息材料固然不少，但表音程度较高的则只有直音和反切，在某种程度上讲，只有以音切为依据，才能使汉语古音的有关方面臻于精当之分析。^① 音切材料，魏晋南北朝和魏晋南北朝以降都很丰富，但在反映时代实际语音方面，则要以魏晋南北朝的音切为长。这是因为南北朝以降，《切韵》一系韵书的语音系统已成定则，此外还有科举时文之功令的限制，其时产生的音切自然难免要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时代文化氛围的影响和约束，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偏离现实语音。比如董衡《唐书释音》一书，虽是宋代的产物，但其音切所反映的音系仍与《切韵》系统大体相同，显然是脱离现实而沿袭的传统旧音。对时音的研究来说，此类音切材料显然无大价值。至于魏晋南北朝则不同，其时尚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② 的权威性韵书出现，缺乏统一的正音标准，也没有科举时文之功令限制，是一个“韵书锋出，各有土风，递相

① 参看黄侃说，见黄焯编次《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② 见《切韵序》。

2 东晋刘昌宗音研究

非笑”，^①“各有乖互”^②的时代。这种时代的音切显然能反映出某种程度上的时代气息和地域色彩，是探讨历史语音的上好材料。

0.1.2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音切注家虽然不少，但有音切流传至今尚存 300 条以上者，仅吕忱、郭璞、徐邈、徐广、顾野王、陆德明、刘昌宗七家。这几家当中，吕忱的音切数量偏少——才 400 余条，^③且处在西晋之初，其时除了吕氏音切之外，别无大宗的音切材料可资印证，这种既少且又“孤单”的音切材料，难以反映音系之轮廓，其研究价值显然是比较有限的；郭璞、徐邈、徐广、顾野王、陆德明等五家音切，大陆内外已有较全面的研究；唯有刘昌宗音切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相对来说，比其他几家音切更有加大研究力度的必要。

刘昌宗，史书无传，生卒年、籍贯、生平等虽均不详，但还是可从其他有关文献的某些记载中推知一些粗略的情况：《经典释文·序录》^④列刘于东晋中末叶的李轨、徐邈之间；《隋书·经籍志》亦次刘于晋人中；丁国钧等三家《补晋志》皆录刘书；《释文·仪礼·士昏礼音义》“大羹湑”条曰：“刘昌宗注云：‘范^⑤去急反，他皆音泣。’”综合上述各种情况可以看出，刘当是东晋人，年辈稍晚于范宣。

刘昌宗的音切作品，据《释文·序录》、《隋书·经籍志》等书的记载，有《三礼音》、《毛诗音》、《尚书音》、《尚书大传音》

① 见《颜氏家训·音辞》。

② 见《切韵序》。

③ 吕氏音切，总数有 500 多条，这里所谓 400 余条指的是去除了重复等现象的有效音切。

④ 《经典释文》，唐·陆德明撰，以下简称为《释文》。

⑤ 范指范宣，东晋陈留人。

等几种。这些书虽都久已亡佚，但其音切尚有 1100 多条可从《释文》等书的引述中获得：主要散存于《释文》的《周、仪礼音义》中，其次是《释文》的《礼记音义》、《毛诗音义》和《左传音义》之中，另外，《颜氏家训》、《匡谬正俗》、《集韵》等书亦有零星引述——所引大都是已见于《释文》者。

这些出自转述的音切，据考证大都保持或接近原貌。试以《释文》为例，看看这种情况：

(1) 薰，皮表反，刘扶表反。(153 下左)^①

(2) 欠，起剑反，刘欺剑反。(145 下左)

(3) 陈，直慎反，刘直吝反。(129 下右)

(4) 疣，徐芳鄙反，刘芳指反。(110 下左)

知之者，陆德明音切系统中，“皮表”“扶表”无别；“起剑”“欺剑”无别；“直慎”“直吝”无别；“芳鄙”“芳指”无别，其所以要不厌其详地把这种表音价值相同的反切罗列出来，纯然是为了存旧文。陆氏转引之忠实于原文，于此可见一斑。

从其他方面看，刘昌宗的注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遵循了一定的审音标准的。比如“夹”字条，刘注中凡 16 见，都是古协反，无一例外。“夹”，《广韵》入洽韵，刘切的引述者陆德明，所持的音类亦然，刘切之入帖韵，是比较独特的音类形式。这种不大入时的音类形式，尚且能不受时音之牵掣而做到一以贯之，普通情况之下，所拟制之音显然更不会没有统一的标准。这种遵循一定的审音标准而拟制的音切，必然具有自身内部一致的系统性，而不会是随意杂凑的体系。

① 括号内的数目指《释文》(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的页码，“下左”分别指下半页和左半页，以下各章节凡是附有数目和“上左”或“下左”之类形式的引文，都是出自这种版本的《释文》内容，一般不再作“出自《释文》”之类的交代。

综上所述,从必要性和可行性等方面看,刘昌宗音切确是一个值得大力研究的课题。

0.2 方法和原则

0.2.1 根据音切归纳音系,是本书的一个基本环节。这一工作,主要采用比证、系联二法来实施。

0.2.1.1 比证法拟以《广韵》音为参照系进行实施。关于音切的比证法方面,邵荣芬、蒋希文、陈亚川等,曾分别从先决条件、充分条件、语音条件之远近、语音演变之趋势和字形、字义、字音等角度进行过讨论,提出了若干条例,^①较为完善,可资参用。具体情况拟不细述,这里只准备联系刘氏音切的有关具体实际,补充交代几条针对性的处置条例。

(一)《广韵》所缺之字,则以《集韵》的字和音为参照对象。

比如刘氏音注中的“衲、𡔷”二字,《广韵》无而《集韵》有,诸如此类显然只能以《集韵》音为比了。

刘氏音注之字,在《广韵》里真正阙如的情况并不多见,似缺而实不缺的情况反倒有不少,这是操作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𡔷”和“摩”、“𡔷”和“陀”,实为异体关系,刘昌宗用的是“𡔷、𡔷”,《广韵》则是有“摩、陀”而无“𡔷、𡔷”。表面看来,刘氏的被注字不见于《广韵》,实则不然,刘氏的“𡔷、𡔷”完全可以跟《广韵》的“摩、陀”进行比证。

^① 邵说见《〈五经文字〉的直音和反切》,载《中国语文》1964年第3期,第216~217页;蒋说见《整理反切的方法》,载《贵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第53~57页;陈说见《反切比较法例说》,载《中国语文》1986年第2期,第143~147页。

(二)《广韵》所缺之音，则以《集韵》的音切为参照对象。
例如：

率（计数），^① 刘音类。^②

率，《广韵》所类切，鸟网也；

所律切，循也、领也、将也、用也、行也。

率，《集韵》力遂切，计数之名。

“率”的“计数”义及其音读，《广韵》无而《集韵》有，刘氏的此类材料显然只能跟《集韵》的力遂切比证。处置这类问题时，还会遇到似缺而实不缺的情况。例如：

食（使之食），刘音嗣。

食，《广韵》乘力切，饮食，又用也，伪也，亦姓。

鸛（鸛鸛），刘音权。

鸛，《广韵》古玩切，雀（鸛）雀。

《广韵》里，“食”的使动意义及其音读，“鸛”的“鸛鸛”义及其音读，表面上似乎都未收，实际上已用另一种形式表述出来了：

飢，祥吏切，食也。^③

鸛，巨员切，鸛鸛也。

“飢”是“食”的引申义的分别字，二者字异而词同；“鸛鸛”义，“鸛”为本字，“鸛”为借字，^④“鸛”则是“鸛”的同源字，从用字的角度看，“鸛、鸛”之于“鸛鸛”义，异字而等价。撇开字形之束缚，从词的角度等方面看，“飢”有祥吏切之

① 括号里的释义性说明系笔者所加，下仿此。

② 刘昌宗音切的出处，见本书的《附录1》：《刘昌宗音切索引》。这种处置体例全书一以贯之。

③ 这里的“食也”实际上就是“使之食”的意思。

④ 孙诒让说，见《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3117页。

读，也就是“食”有祥吏切之读；“𪔐”有巨员切之读，也就是“𪔐”有巨员切之读，祥吏切之于“食”，巨员切之于“𪔐”，似缺而实不缺，对刘氏这类材料的比证，完全可以径依祥吏切、巨员切之类《广韵》音进行。

以上说的是《广韵》因未立义项而缺音的现象，现在再提起一种有义项而缺音的情况。例如：

𪔐（赤黄色），刘音妹；

𪔐，《广韵》莫拔切，𪔐衿，大带。

𪔐（坎也），刘作惑反；

𪔐，《广韵》丘甚切，坎也。

第一组，“𪔐”的“赤黄色”之类义位，《广韵》虽有莫拔切之读，但此读和刘音二者的韵母，无论是上古还是中古都相隔阔远，无音转之迹可寻。^①第二组，“𪔐”的“坎”义，《广韵》虽有丘甚切之读，但此读和刘音二者的声母，无论是上古还是中古都相隔阔远，无音转之迹可寻。用于比较的双方之音，应该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对应关系，这是比证法的一个基本前提。可见这里的《广韵》音，对于刘音来说，虽有犹无，刘氏音切显然只能另寻参证对象。处置这类问题时，也会遇到一些似缺而实不缺的情况。例如：

(1) 𪔐，刘思随反；《广韵》许规切。

(2) 𪔐，刘常忍反；《广韵》余忍切。

(3) 卷，刘居晚反；《广韵》九转切。

(4) 𪔐，刘初耕反；《广韵》楚庚切。

① 段玉裁认为莫拔切之音是根据“𪔐”的声符“未”而拟制的，“妹”音之产生，则是以“未”为“𪔐”的声符的结果，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5页。

前两例的声母不相合——一是心、晓的出入，一是禅、余的出入；后两例则是韵母不相合——一是元、仙的出入，一是耕、庚的出入。但是，刘氏的音切系统中，心和晓、禅和余、元和仙、耕和庚在一定程度上是混而不分的，可见这些所谓的不相合，实属音转现象，反映的是双方的语音对应关系。由此看来，此类注例也就大可不必另寻《集韵》音进行比证了。

有些字，《广韵》虽然有义有音，但所收之音不如《集韵》全，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根据具体实际，酌情参用《集韵》之音。例如：

抱（裒），^① 刘薄报反。

被注字“裒”，《广韵》只有薄报切一读，《集韵》则有簿皓切、薄报切二读。《集韵》二切表明该被注字曾有浊上浊去二音——以常理而论，肯定是先有浊上后有浊去，也就是说该被注字必定有过浊上的历史，可作为早期的浊上字来对待。在这种前提下，考察刘氏的去声之切，便可获知浊上变去的宝贵信息。相反，如果不看到《集韵》之切，一味呆板地比证《广韵》，所得的必然是皮相之见。^②

（三）关于《广韵》异读音的取用问题。异读诸音，或别义——异义的异读；或不别义——同义的异读。异义的异读，可根据音义搭配的情况定夺取舍。例如：

间，《广韵》古莧切，隔也；又古闲切，隙也。

间（间隔），刘古莧反。

從，《广韵》疾用切，随行也，又疾容切，就也。

① 括号内的字，系笔者所加，旨在说明：该条音注，字面上的被注字是“抱”，实际上注的则是“裒”字之音。这种处置体例，全书一以贯之。

② 参看《附录2》：《略论西晋时代的浊上变去》。

從（隨行），刘才用反。

華，《廣韻》胡化切，華山；又戶花切，草盛也。

華（華山），刘胡化反。

三组例子，《廣韻》和刘注，音义的搭配情况都是一致的。对此类异读的取和舍，显然应该遵从由义取音的原则，让《廣韻》音和刘音各以其类相逆。

《廣韻》和刘注的音义搭配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例如：

守，《廣韻》书九切，主守；舒救切，郡守。

守（守卫），刘手又反；守（郡守），刘手又反。

縫，《廣韻》符容切，鉄；扶用切，衣縫。

縫（鉄），刘扶用反。

《廣韻》里，此二字的动词义和名词义都是义各为音，存在着别义的异读；刘注中，“守”的二义同属一音，“縫”字只有动词义一类，定的是去声之读。“縫”，动词义为本义，名词义为引申义，以常理而论，刘氏的去声之读应是本有之音，而不是后起的别义音。由此进而可知，刘注之中，“縫”字和“守”字一样，都是以一音统众义。别义之异读，刘音虽无，但《廣韻》有之。既然是以《廣韻》音为参照系进行比证，那么对《廣韻》异读诸音的选取，一般也应该按照由义取音的原则来决定。

关于同义异读的取用，涉及两种具体情况。

其一，《廣韻》之异读诸音跟刘音有同有异时的取用问题。先看例子：

縊，刘一计反；

縊，《廣韻》於计切（同刘切），又於賜切（异于刘切）。

玼，刘仓裁反；

玼，《廣韻》千可切（同刘切），又雌氏切（异于